

From Bodily Narratives to Geo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of Female Images in Chinese Geocultural Films

Chenhe Zhang

Pioneer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geocultural film studie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static analysis of spatial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neglecting the dynamic agency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spac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Laura Mulvey's feminist film criticism theory and Susan Lanser's feminist narratology, combined with feminist geography theory, to reveal how female characters in geocultural films break free from symbolic constraints through visual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becoming topological drivers of the plot. Through bodily practices and actions within space, female characters transform geographical space into an active medium for meaning production, reshaping the interactive logic of gender and culture in geocultural films. This paper advocat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feminist theory and geocultural narrative, promoting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geocultural film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female agency,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specific feminist film criticism framework.

Keywords

Geocultural Films, Female discourse, Localized Development.

中国地域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在地性发展理路

张宸赫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

传统地域电影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像空间美学与文化表征的静态分析, 忽视了女性作为能动主体在叙事结构和文化空间中的动态实践。本文通过引入劳拉·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和苏珊·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 结合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 揭示女性角色在地域电影中如何通过视觉与叙事策略突破符号化规训, 成为情节驱动的拓扑映射。女性角色通过身体实践在空间中的行动, 使地域空间成为意义生成的活性场域, 重塑地域电影中性别与文化的互动逻辑。通过女性主义理论与地缘文化叙事的结合, 推动地域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和女性主体性表达,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地域电影, 女性形象, 在地性发展

1 引言

地域电影在中国通过讲述不同地域、不同少数民族的故事, 展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面貌, 为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提供了多元视角。在十七年百花齐放的电影创作年代中, 涌现了45部具有鲜明特色的边疆地域的电影,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 地域电影研究中少数民族地域电影曾一枝独秀^[1]。21世纪初期, 地域电影作为对抗好莱坞商业电影文化侵袭的策略而得到重视, 学术界开始引入传播学、地理学、民族学等跨学科视角,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如今, 每

年度的影视学术讨论中地域电影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之一。

2 地域电影研究的二元困境

然而学术界对“地域电影”的解析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向文化转向的电影研究导致相关讨论多以拆解地域电影为“地域空间”和“地域文化”的二元解构范式。前者聚焦于空间美学的地域性影像空间表达, 将电影视作地理景观的媒介化载体, 通过建构“自然奇观”^[2]“地域异托邦”^[3]与“民俗展演场域”^[4]探究电影如何通过空间符号的视觉编码形塑地域美学特质, 进而催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身份认同。后者基于微观史学与文化记忆理论, 将地域文化视为动态的文本系统, 通过解构电影中的方言、服饰、民俗、仪式等文化基因符码, 剖析影像对地域集体记忆的重构机制及文化本真

【作者简介】张宸赫(1992-), 男, 中国内蒙古, 博士, 中级, 从事电影学, 数字媒体研究。

性的溯源。例如《地久天长》《钢的琴》《耳朵大有福》等对东北工业文化的创伤书写，关注电影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文化怀旧与传统再语境化完成地域文化的象征性修复。当前关于地域电影的研究亟待引入电影叙事与跨文化传播层面的解构范式。

新的范式应该不再裹挟地域电影解析中对空间的崇拜，或将地理空间简化为视觉消费符号及对地域民俗符码进行的过度阐释。这并非是抵制地域电影保留和发扬真实反映民族文化根基和生活方式的元素，而是要融入现代叙事手法和多元审美，将对空间特性的解读转向为文本主体的言说，通过回归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刻画，能够在解构媒介奇观的同时，重建影像空间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互文关系，使地域电影中的空间特性不再沦为以视觉论文化的渠道，而是升华为具有主体性的文化能指。在主体性建构的理论构建中，女性身体在空间中的实践轨迹，恰好成为了破解空间表征困境的关键切口。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是通过“表演”不断再生产的，女性身份与文化符码并非固化，而是可被重塑和颠覆^[5]。玛丽·安·杜恩在《女性的电影理论》^[6]中也曾提到女性角色往往被封闭在民族、阶级历史背景差异等符号体系中，但当女性成为能动主体时，这种符号化可能被瓦解。因此，女性角色可以解构被静态民俗符码固化的地域想象，转而揭示空间作为情节驱动的拓扑映射，成为意义生产的活性介质。与此同时，女性角色亦能成为地域电影与全球传播的策略性枢纽，通过女性人物作为与西方女性主义对话的在地化改写，将地域性的性别书写化约为普遍性人文命题，进而实现地域叙事的跨国转译。在提升全球化中国电影传播与适应解域化背景下，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具身化的东方注脚。

3 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凝视、叙事与性别权力重构

近年来女性话语在电影中的焦点度在逐步提升，女性在电影中作为主角的比例自2007年的20%提升至2024年的54%，其中环球影业发行的电影中更有66.7%的影片以女性为中心^[7]。女性角色成为了当下电影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西方学术界对第三世界女性电影、后殖民电影的研究较多，尤其关注女性在特定文化视域下的能动性。这些研究不难看出西方学术界在讨论女性角色时也兼顾反诘与地域性的关联。

女性主义理论与电影产生联结可以从电影批评视域的发展算起。后现代思潮背景下，劳拉·穆尔维的^[8]在迅速吸纳了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理论资源后，引发了对电影叙事模式的思考。穆尔维侧重于电影媒介中视觉和叙事的交织，通过摄影、剪辑和叙事安排使女性成为被观看、被客体化的存在，构造了著名的“凝视理论”。苏珊·兰瑟的^[9]在女性主义与经典叙事学的角度中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个术语，随后沃霍尔出版的《性别化的介入》^[10]和兰瑟的《虚

构的权威》^[11]相继问世，逐步构成了叙事学领域中的一个新思路。女性主义叙事学核心在于探讨叙事结构、叙述策略以及文本内部如何反映和重构性别关系。尽管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的焦点和方法有所不同，这两种理论在批判父权体制、揭示性别权力关系和反思代表性方面具有共通性，因此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讨论。事实上，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的结合在近几年中国电影女性形象研究中已经初见了互融的端倪。在分析电影文本时，借用穆尔维关于“男性凝视”的分析框架，并不影响引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视角，以电影叙事结构、角色构筑以及话语书写的理路考究如何进一步形塑传统性别表征。将这两种理论对话、互为补充，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多维和综合的视角，既从视觉和叙事结构层面探讨性别问题，又能从文本解读和叙事策略上挖掘女性主义的潜力。

中国对于女性叙事的主要贡献来源于申丹、唐伟胜等学者^[12]。申丹与唐伟胜在对西方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介绍的过程中提出了兰瑟理论过于强调社会语境因素而加重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公开型与私下型叙事理论的含混性等有效性的批评^[13]。对一些没有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影响的叙事范式研究作出了一定的指引作用。然而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泛用，探讨主要停留在视觉符号的影像表达与叙事结构的书写策略表层批判，尽管许多学者均在试图建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发展上努力转型，但少有去蔽女性主义凝视理论框架与脱离“作者意图决定论”的简化逻辑陷阱。女性主义叙事的研究亟需强化“在地性”批判的介入，构建更具中国历史纵深感与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女性话语分析体系。

女性主义地理学审视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场域，为女性话语的在地性思考提供了新的转向。多琳·马西的《保卫空间》^[14]、吉莉安·罗斯的《女性主义与地理：地理知识的局限》^[15]和琳达·麦克道维尔《性别、身份与空间：理解女性主义地理学》（1999）相继阐述空间、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并引入了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等方法，揭示了地理景观（如城乡边界）、地方实践（如少数民族信仰）与流动性（如迁徙）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机制。上世纪末，中国学者宋国臣和顾朝林开始介绍了女性主义地理学，此后的女性主义研究更多与弱势群体地理、社会地理、新文化地理密切相关^[16]。在中国学术界均独立地以女性主义理论野蛮生长，多数是采借和沿袭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而加以佐证，导致研究长期处于对西方理论范式的回应性阐释阶段。

4 书写女性主体的在地性话语

电影艺术作为具有大众传播效力的视觉媒介，可为地域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地性发展提供双重动力：其一，通过影像叙事对地缘文化中性别权力关系的具象化呈现，激活理论阐释的在地性经验；其二，借助电影跨域流通的媒介特性，

推动学术话语从女性主义理论圈层向大众艺术领域渗透,形成“学术-艺术-社会”的互动回路。吉利安·罗斯认为“空间不是中立的容器,而是受权力和性别关系塑造的动态场域”^[17]。地域空间的意义在于影像内日常实践和身体经验中获得动态重构。目前电影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电影文本、影像表达、凝视机制等方面的女性主义话语,少有将空间、地点和环境因素纳入分析的视角的进路。尽管有学者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关注女性与自然间微妙的天然联系。但其理论受限于生态宏大的叙事文本,忽略了我们现代化发展中城市地域的变革。女性主义地理学可为电影文本中女性身份的构建、地点选择和环境符号等提供全新的解释路径,有效破解女性角色的地缘文化规训机制,从而揭示地缘文化如何通过空间分配强化性别角色的定式。

当下研究无论是对地域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关注,还是对女性电影的地域性剖析均有欠缺。地域性与性别的研究长期割裂折射出学术界对“地域性”与“女性主义”互文关系的滞后性。女性主体性并非抽象普适的西方女性主义的概念投射,而是深植于地域空间权力中的动态实践,进而突破地域电影中陷入地缘文化二元论的窠臼。将地域性视作流动的权力场域而非静态的文化容器,并拒绝将女性简化为地域文化的注释工具或符码,而是将其重塑为地域现代性转型的能动主体,实现从“被表征者”到“叙事生产者”的范式转换,亦为解决域化时代的性别主体叙事建构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穆尔维的“凝视理论”指出电影中通过男性视角的视觉建构,强化了性别的权力不平衡。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18]提出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社会关系的场域。因此,影像叙事通过女性角色在特定空间中的行动,可以将静态的文化空间转化为动态的实践场域,进一步使女性角色突破被规训的符号位置,成为性别权力动态重构的重要主体。

在当今分众化市场中,灯塔平台数据,猫眼研究院等数据统计平台公布的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报告中显示,近五年女性观众占比逐年上升。由此导致的消费偏好呈现出“情感卷入度优先”的转向。女性主体在电影艺术中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活性介质。通过女性视角对地方经验进行情感化转译,既能满足女性受众对人文关怀的审美期待,亦可对地域电影形成具有普适性的修辞叙事。为了警惕消费陷阱对女性虚假赋权导致价值异化进而催生出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精致利己主义与田园女性主义的畸变,在构建女性主义话语的机理内,还需要赓续优秀的本土文化基因。

5 结语

中国地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历经从符号化表征到主体性建构的深刻转型,成为探析性别权力与地缘文化互动的关键切口。地域电影可以借助具有文化自觉的女性角色叙事想象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基础搭建与当代性别意识的符号嫁接。女性角色在地域电影中的“行动”不仅是

对地域文化身份的再现,更是对空间结构和叙事逻辑的重塑。通过视觉和叙事策略的结合,女性形象能够突破被凝视和被规训的符号位置,成为推动叙事和空间转换的拓扑映射。空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视觉消费对象或文化背景,而是成为由女性主体性所激活的动态场域。女性角色在地域电影中不仅是地方性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全球化语境中意义再生产的活性节点。女性主体作为“文化转译者”的双重身份触达海外观众时,中国地域电影可以实现从“被观看的奇观”到“对话的主体”的历史性跨越。

参考文献

- [1] 张慨,魏媛媛.中国当代地域电影研究综述[J].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0,2(02):49-63.
- [2] 饶曙光.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J].当代文坛,2015,(01):4-9.
- [3] 尹敏捷,金响龙.现实题材电影中的非一线城市空间研究[J].电影文学,2022,(01):33-39.
- [4] 杨波.民俗仪式在电影中的叙事重构及意义生产[J].电影评介,2019,(12):65-69.
- [5]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英国, Taylor & Francis, 2011.
- [6] Doane, Mary Ann. Femmes Fatales. 英国, Taylor & Francis, 2013. P:12.
- [7] 数据来源于 Katherine L. Neff, Dr. Stacy L. Smith & Dr. Katherine Pieper, Inequality Across 1,800 Popular Films: Examining Gender, Race/Ethnicity & Age of Leads/Co Leads From 2007 to 2024>. 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California. 2025.02.
- [8] Mulvey, L.(1975).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16, 6-18.
- [9] Lanser S S.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J]. Style, 1986, 20(3): 341-363.
- [10] Warhol, Robyn R.. 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 英国,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1] Lanser, Susan Sniader. 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伊萨卡,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2] 袁盼盼.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国实践的反思与展望[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35(01):11-15.
- [13] 孙桂荣.叙事学视野下的“女性声音”研究及其中国化建构[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35(01):1-5.
- [14] Massey, D. B. For space. SAGE.2005.
- [15] Rose, Gillian. Feminism &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英国,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16] 姚华松,黄耿志,薛德升.国内外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述评[J].人文地理,2017,32(02):9-15.
- [17] 同15. P:33.
- [18] Lefebvre, Henri,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April 1992.